
Friedri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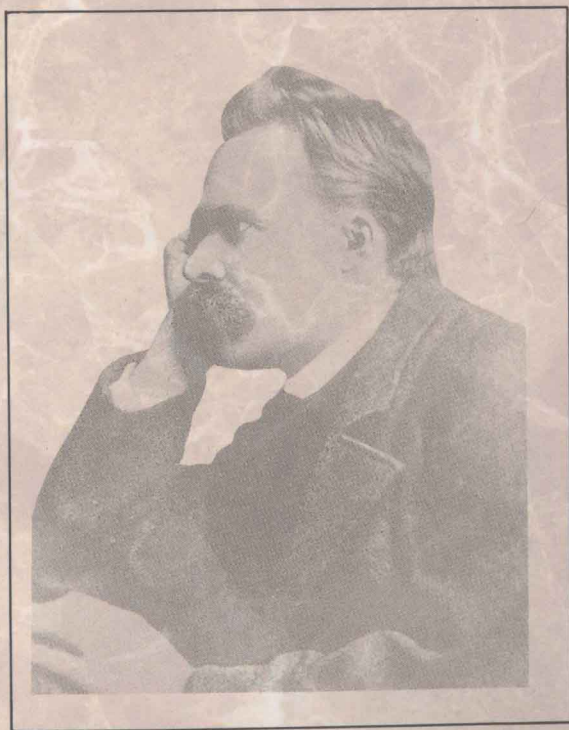
Wilhelm

Nietzsche

李永熾◎譯

尼采的思想

工藤綏夫 著



哲學叢書25

尼采的思想

工藤綏夫 著

李永熾 譯

水牛出版社 印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尼采的思想／工藤綏夫著：李永熾譯．--
再版．--臺北市：水牛，民81
面；公分．--（哲學叢書；25）
ISBN 957-599-179-6（平裝）

1.尼采(Nie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44-1900)—學識—哲學
147.66 81001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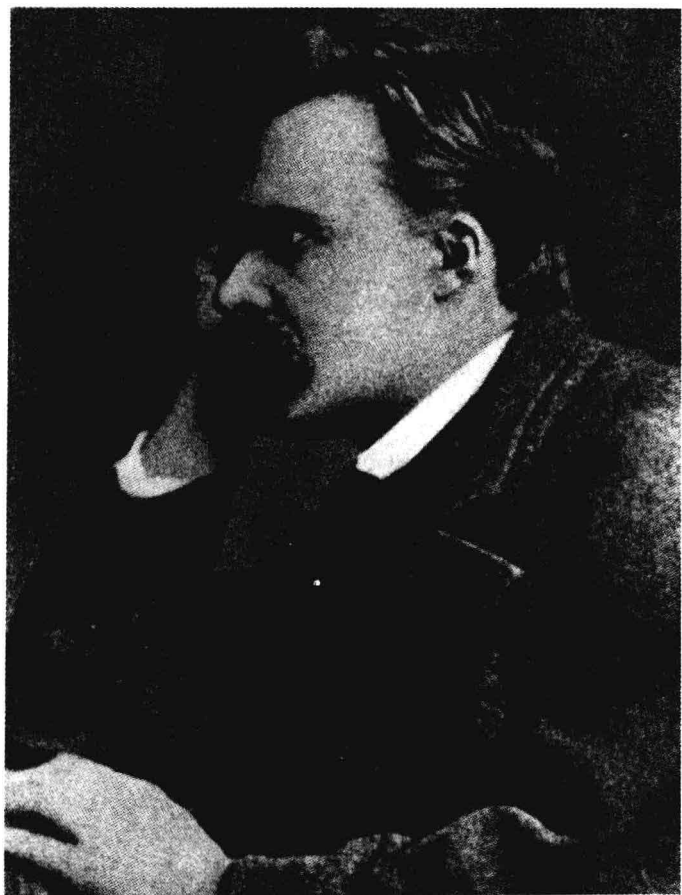
尼采的思想

著者	工藤綏夫
譯者	李永熾
發行人	彭誠晃
出版者	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號2樓
電話	3410275・3215644
郵政劃撥	0013932-1號
戶名	水牛出版社
初版	中華民國75年5月15日
再版四刷	中華民國86年6月30日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0628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1986 By The Buffalo Book CO.



尼 采 (Friedrich W. Nietzsche 1844-1900)

孤獨的強者（代譯序）

一

查拉圖斯特拉遁跡山林多年之後，某天清晨，他登上高峯，向初昇的朝日呼喚：「偉大豐盈的星球呵！如果沒有你所照臨的萬物，你的光明又有呢？」在這一瞬間，他領悟了孤獨地積聚智慧，是多麼令人厭倦，一如釀積過多而無人擷取的蜜蜂，他需要向他求索的手。懷抱着這份深沉的愛心，查拉圖斯特拉決意下山，不顧老隱士的勸阻，毅然走入塵世，走入茫茫人海，要以最高貴的贈禮，贈予世人，但世人並不能認識這份贈禮的稀貴。查拉圖斯特拉在深夜的街道上，踽踽獨行，他孤獨的跫音，被睡在屋中床上的人聽見，他們不禁懷疑：這是不是小偷？市集中蟻

孤獨的強者（代譯序）

一

聚的人群，寧願看走索小丑的表演，而不願聽這來自冥絕高處的清越之音，小丑由空中摔下來跌死了，圍觀的人羣剎時作鳥獸散，只有查拉圖斯特拉將那屍體——幾分鐘前還是衆人注目的焦點——負在背上，繼續向前走，向逐漸襲來的深濃暮色迎上去！

就這樣，尼采開始了他一生最自許，也是他所有著作中最膾炙人口的名著——『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從前面這段摘錄的序言中，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看出尼采的精神、抱負、勇氣與愛心！查拉圖斯特拉是尼采精神的導師，也是尼采的代言人。他「下山」的決心，「負屍」的勇氣，與佛陀的棄位入山，耶穌的甘心就死，實為殊途而同歸，異代而同情。要瞭解尼采，這篇短短的序言是一大關鍵，能從此入手，才不致發生荒謬絕倫的誤解，才能把捉尼采的真精神，照亮我們的靈魂！

在尼采思想發展的過程中，希臘酒神——戴歐尼蘇斯實為查拉圖斯特拉的先驅，從戴歐尼蘇斯的神話中，尼采領悟了自我犧牲，由犧牲而誕育生命、肯定生命的真諦，然後查拉圖斯特拉「永劫回歸」的中心思想才能成形。酒神的故事，源於希臘先民們在每年葡萄豐收的季節舉行的狂歡聚會，豐碩肥大的葡萄，成筐地採摘下來，倒在木槽中，壓得粉碎，搗得稀爛，流出鮮紅如血的汁液，製成芬芳甘美的酒漿。人們圍聚痛飲，擺脫一切拘泥、羈絆，忘形歌舞，盡興狂歡，謝神祇賜予的豐收，向生命之母——大地，歡樂之源——戴歐尼蘇斯致虔誠的敬禮。由此可知，

酒神是生命的毀滅，也是生命的完成；是死，也是生；是至苦，也是極樂；他的「誕生」是悲劇，但同時又帶來生之喜悅與狂歡。這故事中蘊含的深義，震撼了廿四歲尼采的心，從此他獨創的思想開始在肥沃的土壤上萌芽、生長、茁壯！其實，幾乎所有的神話，都會有取之不盡的寶藏，只待聰明人來發掘，二十世紀的大文學家：如湯瑪斯曼、卡繆、喬埃斯、卡夫卡……多從希臘神話取材，然後加以引伸、推衍、發展、變形，賦予新的風貌，寫成各自的名著，追溯其源，不能不說是受了尼采的啓示，他從衆人皆知的古典神話中，發掘出全新的意義，注入了全新的生命，指出一塊充滿無限開發可能的「希望之土」。

尼采的一生充滿孤獨與痛苦，而且幾乎從未有一位思想家像尼采這樣蒙受如許不白之冤與不潔之誣。這是因爲尼采站在他自己時代的最前端，他的思想超越當代人至少半個世紀！彷彿北歐神話中的大神「哦丁」(Odin)，以剷去一目的代價，換來「預知」的能力，看見了「諸神的黄昏」、「人類的末日」，從此憂愁、痛苦與無人分擔的寂寞焦慮遂沉沉壓上他的肩頭。尼采以他特殊優異的天賦、辛勤積聚的學養與洞燭幽微的銳敏目光，預先看出了十九世紀歐洲華麗外觀的背後隱伏的「致命病根」，基於「愛心」與精神貴族的「使命感」，既然預見了危險的前兆，他不能也不該沉默、退縮，於是尼采毅然挑起「人類未來命運」的重擔，以天才橫溢的巨筆，向世人反覆宣說、勸導、警告，但正如查拉圖斯特拉的遭遇一樣，在舉世滔滔的局面下，只有隨波逐

流的小人，粉飾太平、歌功頌德的鄙夫，才能贏得瘋狂的喝采與世俗的榮華。尼采的大聲疾呼，在當時，竟然找不到一個真正的知音！

雖然，尼采不久即轉變方向，不再希求「群眾」，而致力於尋找「選民」，但畢竟敢於反抗時流的勇士太罕見了，這需要最大的勇氣，來忍受嚙心的孤獨；最堅強的毅力，來擔當至死方休的重荷！因此，尼采依然孤獨地與整個時代對立，以自己腳下的長影為伴，面對橫阻前路的深淵，獨自為全人類未來的命運焦慮。黑夜沉沉，全歐沉睡在昇平的好夢中，不肯睜開眼睛，尼采是一個醒得太早的人，難怪在默默「撒種」的時候，他要沉痛地說：「我的時代尚未來臨，有的人要死後才出生。」這份孤寂地沉痛，幾乎是全人類所有的天才都無法避免的負軛！

但尼采決非單純的思想家、理論家，他以自己親身的體驗，向心目中的「選民」們，揭示出跨越深淵的方法，在『查拉圖斯特如是說』「精神的三變」中，他以「駱駝、獅子、嬰兒」象徵三個階段，在黑暗的虛無深淵之上，高高架起一道拱橋！假如真能循此而行，人就能超越虛無，藉自我的重新肯定，踏入永恆之境！

駱駝：是忍辱負重的「入世者」，是耐力的訓練。要走這條「孤獨者」、「創造者」之路，必須先學習駱駝忍耐烈日烤炙、沙漠乾涸的精神，向漫漫黃沙，無垠前路，不停地走去！

獅子：是戰鬥的力量，是自我的肯定，不顧滾滾奔騰的濁流，勇敢地作自由的選擇，掙脫一

切權威、價值、道德之束縛，建立自己的標準，成為精神上的新貴族。因此，尼采以獅子的豪雄、威猛與力量，作為這一階段的象徵。

嬰兒：是純真的新生，是對生命的再度肯定，是大自然至美、至善的表現。經過極度艱辛，狂暴的掙扎搏鬥之後，尼采終於和「人類」和解，和生命之源——大自然合而為一。無邪的嬰兒正代表尼采內心的和平、幸福、歡愉，這是暴風雨後、天空明淨的青藍、大海深沉的平靜，也是東方哲人——莊子的最高理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齊一」。自我不再與天地萬物對立，而是和諧地融入其中，成為自然的一部份——不死不滅的永恆！這是尼采思想核心——「永恆回歸」的具體解說，是他出於深沉愛心，慷慨度與世人的「金針」！

由戴歐尼蘇斯與查拉圖斯特拉的形相中，我們可以發現尼采對他立足其上的「大地」有多麼深沉的愛！他所以堅決反對當時席捲全歐，支配所有歐人心靈的基督教思想，最大的原因就是：基督教把所有的希望、福祉、賞賜都寄託在死後飄渺的天國，認為「此世」不過是「過程」，「彼世」才是「目的」，此世的一切均為完成彼世而存在。教會要人謙卑，要人放棄自我，將身體、靈魂全部奉獻給神。神是始、也是終，是一切問題的最終解答，人只要信，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更不要再有獨立的自由，因為神會安排一切，不論吉凶禍福，都應感謝神之恩賜。這種基督徒的道德標準，尼采大不以為然，他稱之為「奴隸道德」，愚衆的庇護所，對生命的背叛，對此

世的不忠。尼采所關心的是「此世」——這生於斯、長於斯、我們無數子孫仍將繼續生活其上的世界。他深愛腳下溫暖的泥土，更深愛與他同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因此，對於自甘為奴，不願作自己主人的人，特別憤怒，也攻擊得最為激烈。由於尼采鋒銳的筆以及針針見血、毫不容情的辭句，在當時引起極大的反感與誤解，冷嘲熱罵，紛至沓來，箭矢如雨，橫逆頻加，他們只看見表象，沒有人看見尼采心底熊熊燃燒，終生不熄的火焰！

尼采的「愛心」在他「超人」的理想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可嘆的是「超人」之說正是尼采思想中最易招致誤解的部份。尼采的「超人」是人格完美的典型，是生命力發展的巔峯，必須經由無休止地探索、無停息地鍛鍊、與無限度地自我超克，才能達到的最高境界。但「超人」的最終目的是要以歷盡如許艱辛獲致的甘美果實，贈予眾人，這最後的「贈予道德」才使「超人」之所以成為「超人」。才是尼采思想精髓之所在。如果忽略或誤解了這點，就不可能真正瞭解尼采。後人斷章取義，橫加污蔑，豈是尼采始料之所及？

為了透過當時籠罩全歐濃黑如墨的雨雲，照亮大地，尼采耗盡了自己全部生命的潛能，燃起燦麗奪目、火焰逼人的火花，終於在「瘋狂」帶來的「平靜」中安息。今天，他撒下的種子，已到處開花、結果，在所有自由、高貴、獨立的心靈中，激起層層震波，迴蕩不已！

這位給予人類「空前偉大贈禮」的勇士，生前死後同樣寂寞，他是天才中最孤獨的天才，但

也是孤獨者中最罕見的強者！的確，正如威爾·杜蘭所說：「很少人曾爲自己的天才付出這樣的代價。」

二

本書爲日人工藤綏夫教授所著，全書對十九世紀的時代思潮、尼采的生活環境、思想發展過程及重要作品的分析解說，都有詳明確切的介紹，公正客觀的批判。不論初學者或想要更進一步真正認識尼采的人，這都是一本極爲有用、值得推薦的好書。

作者工藤綏夫，一九一二年生於日本秋田縣，一九四六年東京文理科大學哲學部畢業，主修倫理學，現任秋田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日本齊克果學會會員。重要著作除本書外，尚有『道德教育之全體』、『齊克果』等。

本書譯寫期間，承蒙劉福增兄不時鼓勵，及校閱原稿；又蒙方瑜抄繕潤色，提供許多寶貴意見，使本書增色不少，謹此一併致謝。最後謝謝水牛出版社出版它。

李永熾

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二日於臺大

尼采論（原序）

現代文明的病理

生活在這充滿動亂與危機的二十世紀，我們對人生不免會引起深刻的疑問與焦慮，每天把生命無聊機械地拖沓而過。窮困、失業的不安、原子彈的威脅、徧佈世界各處殘酷的武力鬭爭……都指示着現代文明社會深植的病根。面對這些非人性的處境，深刻的懷疑、深沉的絕望緊緊攫住了每一個人。失落人生目標與意義可怕的虛無深淵，正在我們雙足之下，裂開大嘴，威脅着要吞噬可憐殘存的一點兒幸福與平安。

泛濫於廿世紀現代的這種虛無主義之狂流，早在十九世紀已藉種種文化現象預示了它來臨的前兆。當時的歐洲文化，儘管崇尚理性的萬能與人類無限進步的可能，依然無法消除潛在虛無主義的威脅。在十九世紀炫赫一時的浪漫主義、個人主義、歷史主義與民族國家理念等的深處，已

經顯示出生命力的衰退，染患了世紀末的頹廢病。

尼采堅決抵抗這十九世紀末葉的歐洲文明，毫不留情地掘出它的病根，預言廿世紀將受虛無主義亡靈的支配。充分表現出優秀病理解剖學家的手腕，向現代歐洲文明開刀，替我們寫下許多正確的診斷書與對症下藥的良方。

神之死與價值轉換

尼采是否定所有既成價值、權威的自由精神之徒。他立於「善惡的彼岸」，正視「偶像的黃昏」，徹底面對虛無的現實，把它當作自己的命運，主動地承擔起來，引導痊癒的『曙光』射入強健生命的本體。終於，對一切生命發出歡愉的肯定，創出「超人」的「正午哲學」。徹底而主動的虛無主義者——尼采遂告誕生。

尼采所發現的西歐文明之病根，就是偶像崇拜的生活方式。在這種生活方式之下，人生的真正目標——「更強健的生命體現」，即「權力意志」受到蔑視，而僅僅是權力意志體現自我手段的那些「理想」與「價值」却被絕對化。爲了生命而存在的價值，反而束縛了生命本身的自由發展，這簡直是「目的與手段的價值倒置」，而這種價值倒置才是潛在虛無主義所顯現的文明頹廢之真正原因。尼采苦口婆心地警告我們：除非根本消除這真正的原因，否則必將招致虛無主義的表面化。尼采認爲引起這種價值倒置的元凶實爲始於蘇格拉底的西方形上學傳統，與源於猶太教義的

基督教文化。於是，尼采宣告：歐洲文明的兩大先河希臘悲劇時代的自然世界。

尼采說：今日，所有的神祇（理想道德典範）都已消逝無蹤，甚至唯一的人格神——上帝也死了。以往一切道德價值都歸於空無，其實，這些價值本來就是根據空無意志（朝向空無的意欲）建立起來虛偽的人生解釋。今後，每一個活着的人，都要堅強地作個確定新價值的主體。然後，我們才能以各自的自由行動試圖完成一切價值的轉換。

孤高的背德者

但，尼采重新肯定人生的途徑，實在是一條險峭孤獨的路。想要轉換以往一切價值的人，必須知道，走上這條路，就免不了要受保守既存權威者的非難，同時，還要被加上「背德者」與「反基督者」的鮮紅烙印。

宣揚「遠人愛」的使徒尼采，想把「更高貴的人生」作為贈禮，送給未來的新生一代，但他自己的生活環境却是孤獨與寂寞的連續，他忍受世人的中傷、漠視，把「背德者」、「反基督者」之稱當作無上的光榮。因此，不但當時的學術思想界將他擯之門外，甚至連他所熱愛的母親、妹妹、友人也先後和他劃下鴻溝。從此，埋頭著述的尼采，必須不寄望獲得任何真正的知己，渡着完全孤獨、苦惱的一生。

反道德主義者的生活往往充滿驚險的波濤與難耐的孤獨，如果受不了這些現實的壓迫，那麼坦白承認自己的弱點，沈沒下去，反而比較好。對於這樣的人來說，奴隸的生活是最適合的，他們根本沒有要求「人權平等」或「人性高貴」的資格。如果要主張人性的尊嚴，就必須無限地自我超克，鍛鍊成強健的自我，忍耐嚙心的孤獨之苦，度過寂寞的一生。人生本來就是自我超克的過程，也是每個人應該致力的最高目標。否認愚衆在其中尋求蔭庇的畜生生命、要求主體人生的高貴，由此達到人類歷史的最高點——「超人」，這才是屬於未來全新一代的生活方式。

戴歐尼蘇斯頌歌

二十四歲時，尼采被推爲瑞士巴塞爾大學古典文獻學教授，他發現希臘神話中酒與繁衍之神戴歐尼蘇斯的世界，才是高貴之生的典型。戴歐尼蘇斯激發起生命之潛力，誘惑人們沈迷於狂亂放誕的陶醉中，把自己撕得粉碎，然後以這死灰爲糧，生命重新甦醒起來，這正是尼采哲學在永恆之生長、自由之創造中，體驗生命歡愉的象徵。

從戴歐尼蘇斯的觀點來看，藉對立二元性之緊張，多面肯定、完成自我豐盈充沛之生，實具有至高的價值。快樂不是逃避痛苦，而是去克服它。善不是爲了避惡，而是去淨化它。這樣才是真正偉大的人生。

因此，尼采對於所有捨棄二元性之一端以肯定另一端的卑微人生解釋，一概提出強硬的抗

議。他的思想，發掘出真實的自我，因此，能在後世所有致力於人生自由創造的靈魂深處，激起充滿魅力的波紋。

爲否定而否定、爲破壞而破壞，並非尼采的真意。承認「否定」與「破壞」的價值，盡力而爲，對不值得尊敬的事物即由其旁通過，這才是貫串尼采批評著述的主線。

所以，尼采認爲：相對於利他的自我是善，相對於同情的敵意是善，相對於鄰人愛的遠人愛是善，相對於神的超人是善，相對於道德的背德是善，相對於價值的自然是善，相對於大眾的個人是善，相對於民主的貴族主義是善，相對於社會平等的權力統治是善。但這並非片面的否定前者，而只是肯定後者，將前者置於和後者對立的緊張關係中，這樣才不致喪失重新肯定前者所具真價值的戴歐尼蘇斯生存肯定之精神。

尼采與保守思想

但要從尼采留下的斷片雋語中讀懂其中含蘊的真意，確非易事。他不是以理性思索與邏輯表現，而是驅使自由奔放的生之遠近法（解釋觀點）來探索，與超越理性之生命秘密相錯綜的心理底層。與其說尼采是重視邏輯齊一性與客觀性的科學家，毋寧說他是喜愛音樂直觀與詩歌形象，具有藝術天分的自由思想家。只有在自由思想家勝於體系陳述者的場合，尼采天賦的才分才特別顯得璀璨奪目。他喜歡以簡短精雋的箴言與詩歌體裁

來表現他自由探索的成果，因此，讀者很難把捉他思想的真意。在這層意義上，沒有一個思想家像尼采這樣容易引起危險的誤解。

例如：神已死，「根本沒有真理，故一切作爲都可被允許」（『查拉圖斯特拉』第四卷「影子」），尼采的本意是要喚起每個人都應擔負重任的自覺，但却容易導致將怠惰私欲之生合理化的誤解。又如：尼采以「距離感覺」攻擊使價值趨於低俗的大眾民主主義與使個性平均化的社會主義，而提倡精神的貴族主義，這也被那些野心政客利用，使保守統治權力合理化。

尼采的一生的確常以具有波蘭貴族血統，並身爲受威爾黑爾姆四世寵愛的牧師長子而引爲無上的光榮，這種蔑視羣衆的資本階級偏見，終於被利用爲使希特勒納粹政權合理化的武器，正如路嘉奇（譯註）在『理性之破壞』中所說：尼采已被認爲是替法西斯鋪路的反動理論家。

但，如果我們以「嚴於律己的自我超克原理」來理解尼采的「權力意志」說，而不專注於「統治他人」的層面，那麼上述以尼采與納粹並列的說法，就未免太過份了。

【註釋】路嘉奇（Georg Lukács）：一八八五年生。匈牙利事件時，受忌，被開除共產黨籍，遂逃離匈牙利赴英國，於此專心致力於晚年的美學著述。主著有『理性之破壞』、『歷史與階級意識』、『實存主義乎，馬克斯主義乎』、『德意志文學小史』等。